

中国古代史

《山海经》“贯胸国”民俗信息解读*

耿立言

(沈阳大学 社科部, 辽宁 沈阳 110044)

〔摘 要〕《山海经》本是研究上古社会的一部信史。若以神话释之, 愈见其怪诞不经, 自然难窥其本来面目。贯胸国就是该书记载的古方国之一, 至今令人费解难读。而从民俗学的角度加以剖析, 是重新了解和认识上古社会先民生活的有益尝试。

〔关键词〕山海经; 贯胸国; 防风氏; 鸟图腾; 滑竿

〔中图分类号〕K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2)05-0053-03

《山海经》是研究上古社会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 虽仅寥寥 3 万余言, 但涉猎广博, 内容庞杂, 其字句向称难读, 往往不为后世人所理解, 故常被斥之为恢怪不经, 就连史家圣手司马迁也慨叹: “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 余不敢言之也。”千余年来人们的误读误解, 使其本来面目湮于史海, 原因何在? 袁柯先生一语道破之: “《山海经》海外各经已下文字, 意皆是因图以为文, 先有图画, 后有文字, 文字仅乃图画之说明”^{〔1〕(P185)}。先有图画, 后有经文, 这一点在目前研究《山海经》诸大家中已成共识。但令《山海经》图作者始料未及的是, 由于年代的久远, 后人并没有理解图画所要表达的真实含意, 而是望图生义, 错读乱解, 以至歧义多多, 以讹传讹, 难圆古图之本意了。如《山海经》所载之“凿齿民”, 本是上古一个有拔牙习俗的部族, 却被晋郭璞理解为: “凿齿亦人也, 齿如凿, 长五六尺, 因以名云。”高诱更将其说成“兽名, 齿长三尺, 其状如凿”^{〔1〕(P190)}, 本是民间习俗在图画中的形象描绘, 却将人误解成兽, 其讹误之甚, 可见一斑矣。近数年来, 研究《山海经》已形成热潮, 研究的手段与方法也渐增多, 原以为怪诞不经的谜团逐渐得以破解, 愈发让我们认识到其叙史的可信性和还其本来面目的必要性。本文就试图从民俗学的角度对《山海经》记载的“贯胸国”加以解读, 纰漏之处难免, 乞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贯胸国的来历

贯胸国乃《山海经》所记古方国之一。其文曰: “贯胸国在其东, 其为人匈有窍。一曰在

* 〔收稿日期〕2002-04-16

〔作者简介〕耿立言(1961—), 男, 辽宁沈阳人, 沈阳大学社科部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

国东”^{〔1〕}(P194)。贯胸国名起于此。其后,《淮南子·坠形篇》载有“穿胸民”,元周致中纂《异域志》也载有“穿胸国”,贯、穿同义,匈、胸乃胸之异写,实则说的都是同一个方国。注者云:贯胸国民“胸前穿孔达背”,“尊者去衣,令卑者以竹木贯胸抬之”^{〔4〕}(P195)。人由胸至背有孔窍相通,且能贯竹木抬之而行,确是令人费解。然既有此方国存在,必有能圆其说者。《艺文类聚》卷九十六引《括地图》就把贯胸国的来历描绘得“一清二楚”,可谓天衣无缝,感人至深,“禹诛防风氏。夏后德盛,二龙隆(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经南方,防风神见禹,怒射之。有迅雷,二龙升去。神惧,以刃自贯其心而死。禹哀之,瘞以不死草,皆生,是名穿胸国。”

由贯胸国名的源起及贯胸国历史的演绎,我们可以推断,《山海经》图原作者的图画极可能就是后人文字说明的那样“胸有窍”“竹木贯胸抬之”,但是,图之作者通过图画所要表达的信息却绝不是后人按正常思维所作的文字说有,这就有必要探寻图之原作者向后人表达的信息内容到底是什么。

二、贯胸国所要表达的民俗信息

《山海经》文字作者望图生义,造就出一个“胸有窍”的贯胸国,后世注者也只能按着这个思路编排起该方国的历史,但元朝周致中所纂《异域志》的解释还是接近了原图作者的本意了。周氏谈道:“穿胸国,在盛海东,胸有窍,尊者去衣,令卑者以竹木贯胸抬之”^{〔1〕}(P195)。以竹木抬人而行,正是原图作者所要表达的本意。显然,这是特定地理条件下使用的一种交通工具,而这种交通工具至今在以山脉为核心的旅游区人们都能看到,其实就是俗称的滑竿。“贯胸国”民发明的这种交通工具相对于黄帝造车、仓颉造字等既不伟大,也不普及,但它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山区行路难的问题,减缓了一些人山路颠簸之苦。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滑竿的发明为其所独有,故被《山海经》图作者纳入到创作中,成为有别于其他方国的主要风俗。试想,在文字匮乏的上古时期又有哪种方式比“穿胸”而过,抬之而行的画法更简明、更形象、更动感地把滑竿这种独特的民俗现象表现出来呢。一副构件如此简单的滑竿——贯胸国特有的民俗现象,竟令我们数千年来百思不解,其症结是我们仅仅看重了“穿胸而过”,而恰恰忽略了“抬之而行”。于是,健康硬朗的夙方部族就演变成了“穿胸国民”。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此例至为明显。

直到目前为止,考古界并没有发现滑竿或类似于滑竿的实物,可能是因为竹木易朽难以保存,抑或是先人们不屑将其作为陪葬品入葬,但这并不意味着“贯胸国”民没有这种发明。通过查阅,史料中的一些记载支持了笔者的观点。《史记·夏本纪》在叙述禹治理洪水时所乘交通工具时说道:“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棒”^{〔2〕}(P51)。皋陶谟文则言禹“水行乘舟,陆行乘车,山行乘橇,泽行乘辀”^{〔3〕}(P283)。《淮南子·修务》称此为“乘四载”。四载中之山行所乘工具棒、橇实为一物,《说文》解释道:棒,一作羣,又作藁、槲、橇、桥,它们或为一音之转,或为一物异名,实则义相同或相近。藁也称土笼,升之曰槲,人引之而行则曰橇;桥,取高举之义^{〔3〕}(P283)。高举而牵引之是这些字的本意。在禹所乘四载中,符合“高举而牵引之”条件的交通工具非滑竿莫属。由此我们又得知滑竿的原称叫棒、橇、槲、桥,滑竿是今人的俗称。

滑竿是山区专用的交通工具,其发明者贯胸国是生活在山区的东夷崇鸟部族之一。

三、贯胸国的族属与地望

《艺文类聚》引《括地志》叙述贯胸国来历谈道:“禹诛防风氏”,为我们探寻该国民的族属

与地望提供了一个明晰的线索。

风姓,乃上古时期与黄帝姬姓、炎帝姜姓并列的三大氏族部落,其始祖是太皞。甲骨文中风、凤为同一个字,太皞风姓即太皞部族以凤鸟为图腾,中国古代以鸟为图腾的氏族很多,大都集中在渤海、东海沿岸,通称东夷。太皞之后为少皞,以鸟名官,《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郕国国君郑子追述其祖先少皞时说:“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计有五鸟、五雉、五鸠和九扈,合为二十四官,都是鸟名。少皞名摯,摯通鸷,也是鸟名。由此推论,防风氏的正确称呼应是:防、方通借,风、凤互用,方、凤相倒,实即风方。风方是东夷崇鸟部落中的一支当无疑问。在史籍记载中,风部族的活动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上古史。

《太平御览》引《黄帝玄女战法》和《志林》两度提及黄帝与炎帝族一支蚩尤作战的关键时刻,都是由于“人首鸟形”的玄女授与“万战万胜”的战法,风后(即风方首领)驱散蚩尤所作的大雾,才使得黄帝转败为胜并擒获蚩尤,开始了控制中原的时代。但风方与黄帝族的争斗也屡现于史书,《淮南子·本经训》:“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此一例也。《国语·鲁语下》载禹在茅山(今浙江绍兴)大会,因“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此二例也,疑《艺文类聚》引《括地志》所述“禹诛防风氏”事即源于此。《竹书纪年》又载夏“后相即位居商丘。元年征淮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此三例也。从传说的炎黄到夏代,到处都活跃着风方的身影,其在上古时期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然对史家而言,印象最深者莫过于风方与禹的斗争,所以叙之最详,在这次争斗中,禹虽诛杀了风方的首领,但为了缓和与风方的矛盾,没有灭掉其部众,反而“瘞以不死草,皆生”,部族是延续下来了,但从此却丧失了与黄帝族属相抗衡的能力。至夏“后相……二年征风夷”后,风方便在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渐融于以炎黄族为主体的华夏族了。

风方既是东夷崇鸟部落中较有影响的部族,自然也活动于渤海、东海沿岸即今山东、江苏一带,而以山区为主的山东可能是其主要居地。《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皞)之国”^{[1](P338)},即是明证。春秋时,太皞氏后裔仍建有任(今山东济宁市)、宿(今山东汶上县西北)、须句(今山东东平县)、颛臾(今山东平邑县)四个风姓小国;少皞氏后裔建有郕国(今山东郕城县西南)^{[4](P50-51)}。风方究属太皞氏还是少皞氏已不可考,但其活动中心在今山东当不虚。

通过解读《山海经》“贯胸国”的民俗信息,我们愈发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人类童年的能难创业时期,积极地顺应自然、适应自然然后改造自然的能力是超乎后人想象的。历史的发展已进入到现代化时期,但数千年前由风方部族——贯胸国民发明的简易的交通工具——滑竿至今仍没有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民俗生命力之顽强,见之矣。

〔参考文献〕

- [1]袁柯. 山海经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2]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3]说文解字段注[M](上). 成都: 成都古籍书店, 1981.
- [4]江应梁. 中国民族史[M](上).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0.

【责任编辑: 孙 琰】